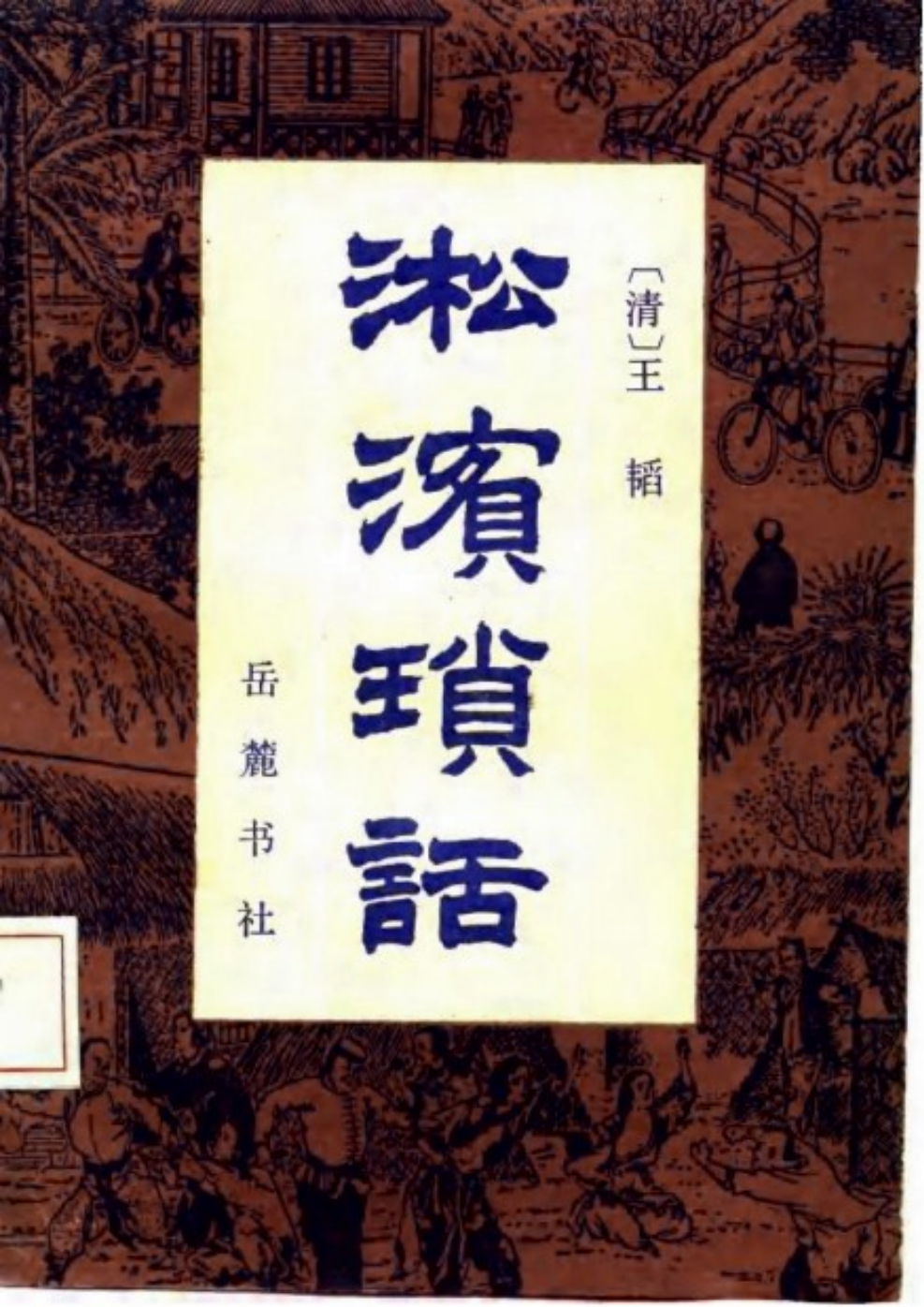




松濱瑣話

〔清〕王 韜

岳麓書社

新平報
PDG

本书点校：文达三
责任编辑：陈戍国
封面设计：胡 颖

淞滨琐话

〔清〕王 韬 著

*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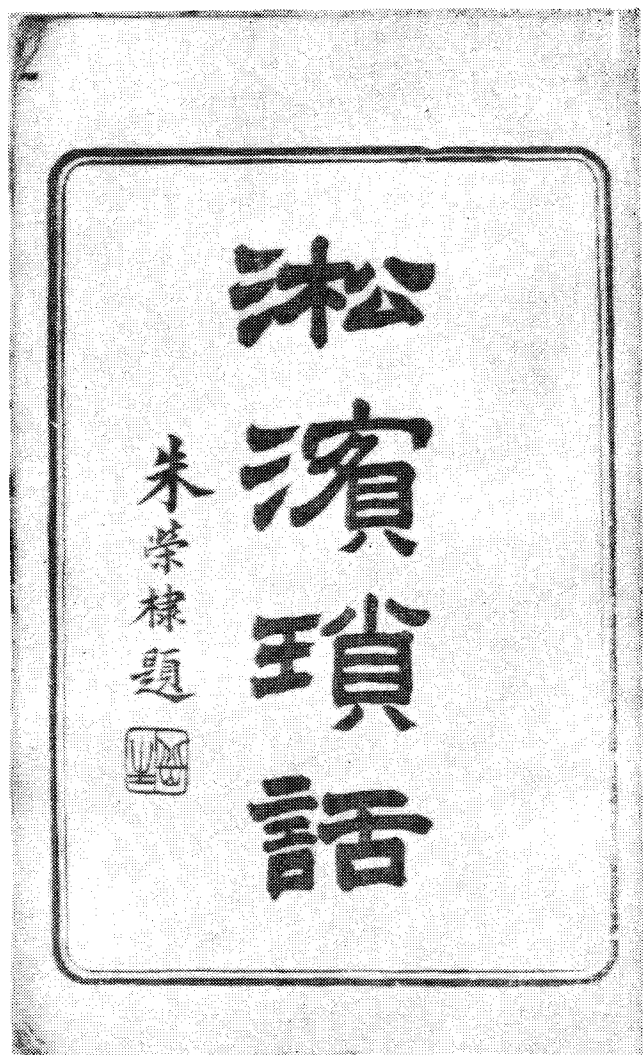
198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70,000 印张：12.5 印数：1—6,000

ISBN 7—80520—037—8/I·22

书号：10285·92 定价：2.40元

PDG



光緒癸巳本《淞濱瑣話》扉頁

浪浪瑣話自序

天下之事紛紜萬變而總不外乎生老病死悲歡離合人生
墮地即哭蓋知所入非快活世界而有生亦非樂趣也人生
於世不過數十寒暑耳有生則必有死此數十寒暑中自孩
提無知以至乎龍鍾待盡其間或疾苦或顛連或憂愁傷人
世諸苦惱而一身受之此即由佛經所謂惡怖遠離則倒夢
想諸境而出夫人一心在無掛礙故富貴而憂慮不如貧賤
而快意肆志焉今使問於人曰處逆境而心安與處順境而
心勞二者孰勝則必以心不困於境者為優然人能知之而
不能行之則已入於苦海中也世間富貴榮華貴族顯赫皆
境也境也者不過暫時而已優劣皆適奇難怡悅所以養乎
心者也心能入乎境之中而超乎境之外且能遇違適為奇
境幻遇以自娛其心人於世間有父母妻子兄弟友朋而足

浪浪瑣話自序

喜怒哀樂合則離以是而生焉備歷乎諸境膠漆於一心宜
乎髮之元者白髮之堅者危魂魄一去同於腐亡木卒顧此
言平處順境而未及乎逆境也其有極人倫之愛而涉夫人
世之際戲其境為至雅其心為獨苦然則人自生以來浮
世間浮世中一言一動累生年故曰我之所思在乎有身身自
有生得來而為諸苦難耐之獨人自樂有生我自求無生有
生在世其亦難矣而已余今年六十矣雖骨衰未衰而軀壳
已憊那無感暑不困可耐偶爾勞頓體中便覺不快略致思
索輒追夕不能成寐見客問姓名轉輒即忘把卷靜坐即爾
昏然欲睡思有所作聯管三四行後意即不相綴屬以此而
猶欲著書立說其可得哉僂游歸來卻掃敝門謝絕人事酬
應而寂生平於書竹蠟紙棋枰而讀一無所好日長多暇所
以把玩斯夕消遣歲月者不過驅使烟墨供我談話而已以

前 言

王韬（1828——1890年），中国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政论家。原名畹，字利宾，号兰卿；后改名韬，字子潜（紫诠），号仲弢；五十岁以后号弢园老民，天南遁叟。江苏甫里人。出身于地位低下的乡村塾师家庭，家境清贫。从幼年到青年，全面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天资聪颖，十分自负，逐渐养成了落拓不羁、诗酒风流的名士习气。十七岁以第一名入县学，成了一名秀才。第二年到金陵参加闈试，没有考上。二十岁时，“家益落，以衣食计，不得已囊笔沪上”（《弢园老民自传》），到英国教士办的“墨海书馆”工作，前后达十三年之久。因上书太平军被清政府通缉，仓促亡命香港，襄助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出游欧洲，大开眼界，对英、法、俄等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文化作了实地考察。七十年代回香港，组织“中华印务总局”，创办《循环日报》；又出游东洋，亲眼看到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于是，系统地形成了变法自强的思想。

王韬又是晚清颇有影响的文论家和文言小说作家。他主张：

文学要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作家的个性；应当反映现实生活，为社会改革服务。他尖锐地批判了以桐城派古文为代表的封建文学，猛烈地抨击了同光时期远离现实、思想陈腐的“宋诗运动”。他的文学思想，很有进步意义。

《淞滨琐话》写于作者的晚年，这时，他的人生态度已趋于颓唐；但形成于青中年时期的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书中仍有鲜明的体现。借“奇境幻遇”暴露黑暗的社会现实，以狐鬼仙妖抒写作者的真情实感，是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的特点之一。在《因循岛》中，作者虚构了一个远在“不知其几千万里”之外的岛国。那里“黄沙无际，草木不生”，居民“面瘦肌黄，悴容可掬，若久病者”，各级官吏乃至幕僚差役大多是“专爱食人脂膏”的狼怪。作品中用较多的笔墨刻划了一个县令的丑恶形象。他的为政之道是：“但求上有佳名，不妨下无德政。直者曲之，曲者直之。逢迎存于一心，酬应通乎百变”。当省府的郎（狼）大人来县视察时，为了满足他的淫欲以博取对自己的欢心，县令竟然不惜“饰爱妾、幼女以进”。作者有意在一个衙门的前门标上“清政府”三字，耐人寻味。很清楚，这个“因循岛”，只不过是黑暗已极、腐朽已极，已濒临崩溃边缘的“清帝国”的一个代名词罢了。《乐国纪游》采用以幻写真，亦幻亦真的手法，描述了一个叫安若素的读书人先入“窘乡”，再入“愁城”，而后畅游“乐国”，最后回到现实世界的曲折经历。在返归故里前，“乐国”国王送给他两件“致富奇宝”：一个小而无底、“能贮亿万金”的袋子，名叫“贪囊”；一块黑色的、形状象人心的石头，名叫“墨宝”。结尾处写道：“王所贍二物，终不敢用，贮之秘篋。

旋为梁上君子盗去，莫知其妙。弃墨宝于河，水尽黑。贪囊误入人手，渐渐学制，久而大小不等。遂不径而走，天下传其术者殊多云”。寓庄于谐，嘻笑怒骂，显然是对现实社会中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富翁阔佬的辛辣嘲讽和有力鞭挞。《龚蒋两君轶事》则近乎实录。所引蒋剑人《草上馀生记》一文，详细记载了蒋氏被太平军俘获前后的见闻经历，对起义军首领的礼贤下士，尊重人才，记述尤为翔实；对清王朝军队蹂躏人民的罪行，也有揭露，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淞滨琐话》的另一显著特点，是用大量篇幅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其中又以一些下层妇女、特别是妓女的形象显得更有光彩，更富于艺术感染力。例如《魏月波》，写少女魏月波突破封建道德的约束，大胆地追求爱情，但未能与有情人结成眷属，被迫委身于一个流氓无赖。在受尽折磨之后，沦为妓女。一贵公子贪恋魏月波的美色，将她买回家中作妾。又因为连生三女而没有生子，被无情抛弃。最后万念俱灰，削发为尼。在《淞滨琐话》描写的众多女性中，魏月波的遭遇最为悲惨，颇具典型意义。作品以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和真实感人的情节告诉我们，造成魏月波人生悲剧的根源，在于罪恶的封建社会。再如《金玉蟾》，写的是珠江名妓金玉蟾与世家子弟邹生的恋爱婚姻故事。邹生“工诗文”、“娴绘事”，而且极富同情心，在金玉蟾的父亲因迫于债务而打算卖掉女儿的时候，邹生曾倾囊相助。因此，金玉蟾把自己纯洁的爱情献给了他，并决心结为夫妇。在同舟共济、历尽艰辛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作品以饱蘸激情的笔墨，赞美了这位妓女的聪慧、美丽和出污泥而不

染的品质。此外如梅无瑕、卢双月、严寿珠等等，经历不同，性格各异，都有可爱、可敬之处。《药娘》、《花妖》、《箫仙》诸篇，写的也是才貌兼备的女性，也比较清新可读。

应当指出，本书糟粕不少。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反复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和寻仙访道、白日飞升的迷信思想和荒诞行为；二是尽情渲染了封建文人们赌酒征歌、渔猎女色的腐朽生活。即便是在一些写得较为成功的篇章中，也是精华与糟粕杂糅交织。例如前面提到的《魏月波》，魏月波的遭遇本来十分悲惨，催人泪下；作者对她寄予了同情。可是作者却把造成悲剧的原因错误地归结为命中注定，认为只有通过“清修”才能得到解脱。而且，对魏月波的被玩弄、被侮辱，往往津津乐道；有些文辞甚至流于轻褻粗鄙，使人产生肉麻厌恶之感。这就不可能不冲淡作品的悲剧氛围，削弱作品的思想意义。再如《反黄梁》，写一个聚众造反的首领被统治者以凌迟极刑处死以后，在阴曹地府继续遭受惩罚：入油锅、上刀山，“受火锻锯裂之刑”，而后投生为猪、为牛，最后转生为任人蹂躏的妓女。不厌其烦地渲染惩罚的残酷和受惩罚的痛苦，令人不忍卒读。此外如《画船纪艳》、《谈艳》、《东瀛艳谱》、《珠江花舫记》等等，写作者自己在“酒色征逐”生活中的见闻体验，颇嫌庸俗。

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过《淞滨琐话》这部书，但语焉不详。我们认为，无论思想和艺术，这部书都有一定的价值。它对唐人传奇和《聊斋志异》，都显然有所吸取。所收六十多个短篇，大多构思巧妙，情节曲折，不乏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语言：散文中杂以骈偶，又往往

以诗、词、散曲穿插其中；自然流丽，注满激情。较之《聊斋》，总的成就固犹不及，而文笔的洒脱酣畅则似未逊色。

本书的整理，以光绪癸巳年淞隐庐铅印本（上有“天南遁叟手校”字样）为底本，参校宣统三年上海著易堂印行《绘图淞滨琐话》本及《笔记小说大观》本，改正文字上的讹脱之误，分段标点。容有不当之处，敬希读者批评。

点校者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日

淞滨琐话目录

自序

卷一

- | | | |
|----------|-----------|----------|
| 徐麟士 (4) | 药娘 (8) | 李延庚 (13) |
| 田荔裳 (17) | 画船纪艳 (22) | 倪幼蓉 (28) |

卷二

- | | | |
|----------|----------|----------|
| 魏月波 (34) | 白琼仙 (39) | 卢双月 (44) |
| 金玉蟾 (49) | 煨芋梦 (54) | |

卷三

- | | | |
|----------|-----------|----------|
| 刘淑芳 (60) | 柳青 (65) | 仙井 (69) |
| 严寿珠 (74) | 真吾炼师 (78) | 邱小娟 (84) |

卷四

辛四娘 (89) 沈兰芳 (94) 皇甫更生 (100)
徐希淑 (105) 反黄粱 (111)

卷五

龚蒋两君 (118) 乐国纪游 (123) 梅无瑕 (128)
袁野宾 (133) 刘大复 (138) 纪四大和尚 (143)

卷六

剑气珠光传 (149) 花妖 (154) 箫仙 (159)
画妖 (165) 孙伯篪 (170) 水仙子 (175)

卷七

谈艳上 (181) 谈艳中 (186) 谈艳下 (192)
粉城公主 (198) 邹生 (203) 沪上诸校书 (209)

卷八

顾慧仙 (218) 杨莲史 (223) 罗浮幻迹 (228)
梅鹤缘 (233) 柳夫人 (240)

卷九

薄幸诗上 (249) 薄幸诗中 (255) 薄幸诗下 (260)
朱素芳 (266) 东瀛艳谱上 (272) 东瀛艳谱下 (277)

卷十

徐太史 (283) 玉 香 (289) 因循岛 (296)
梦中梦 (301)

卷十一

评春录上 (315) 评春录下 (320) 珠江花舫记 (326)
记双烈 (332) 仙梦记上 (338) 仙梦记下 (344)

卷十二

瑶台小咏上 (351) 瑶台小咏中 (360) 瑶台小咏下 (367)
词场竹枝词 (372) 蕊 玉 (376) 李贞姑 (382)
陈仲蘧 (385)

自序

天下之事，纷纭万变，而总不外乎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人生堕地即哭，盖知所入非快活世界，而有生亦非乐趣也。人生于世，不过数十寒暑耳，有生则必有死。此数十寒暑中，自孩提无知以迄乎龙钟待尽，其间或疾苦，或颠连，或忧愁，备人世诸苦恼而一身受之。此即由佛经所谓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诸境而出。

夫人一心在无挂碍。故富贵而忧戚，不如贫贱而快意肆志焉。今使问于人曰：处逆境而心安，与处顺境而心劳，二者孰胜？则必以心不困于境者为优。然人能知之而不能行之，则已入于苦海中也。世间富贵荣华、贫贱屈辱，皆境也。境也者，不过暂焉而已。优游恬适，舒畅怡悦，所以养乎心者也。心能入乎境之中而超乎境之外，且能凭虚造为奇境幻遇，以自娱其心。人于世间有父母、妻子、兄弟、友朋，而忧喜、哀乐、会合、别离以是而生焉。备历乎诸境，胶扰于一心，宜乎发之（元）〔玄〕者白，齿之坚者危，魂魄一去，同于草亡木卒。顾此言乎处顺境而未及乎逆境也。其有极人伦之变而涉夫人世之险巇，

其境为至难，其心为独苦。然则人自有生以来，浮湛阎浮提中，一苦恼众生耳。故曰：我之所患在乎有身。身自有生得来，而为诸苦丛射之鹄。人自乐有生，我自求无生。有生在世，其亦赘旒而已。

余今年六十矣，虽齿发未衰，而躯壳已坏。祁寒盛暑，不复可耐。偶尔劳顿，体中便觉不快。略致思索，辄通夕不能成寐。见客问姓名，转顾即忘。把卷静坐，即尔昏然欲睡。思有所作，握管三、四行后，意即不相缀属。以此而犹欲著书立说，其可得哉？

倦游归来，却扫杜门，谢绝人事，应酬简寂。生平于品竹弹丝、棋枰曲谱，一无所好。日长多暇，所以把玩昕夕、消遣岁月者，不过驱使烟墨、供我诙谐而已。以此《淞滨琐话》又复积如束笋，哀然成集也。

《淞隐漫录》所记，涉于人事为多；似于灵狐黠鬼、花妖木魅以逮鸟兽虫鱼，篇牋寥寥，未能遍及。今将于诸虫豸中别辟一世界，构为奇境幻遇，俾传于世。非笔足以达之，实从吾一心之所生。自来说鬼之东坡，谈狐之南董，搜神之令升，述仙之曼倩，非必有是地、有是事，悉幻焉而已矣。幻由心造，则人心为最奇也。

余于生老疾病、悲欢离合，已遍尝其境；所不可知者，死耳。向居香海，入秋咳作，气上逆不能着枕，终宵危坐达旦，日在药火炉边作生活，去死几希。长夜辗转，一灯荧碧，几于与鬼为邻。然昏厥瞢眬中，此心湛然，尚觉可用。追思前后所历，显显在目。感恩未报，有怨胥泯，痛知己之云亡，念知音

之未寡，则又蹶然以兴，涕泗滂集。故兹之所作，亦聊寄我兴焉而已，非真有命意之所在也。岂敢谓异类有情，幽途可乐，鸟兽同群，鹿豕与游，而竟掉首人世而不顾也？

夫荒唐之词，发端于漆园；怪诞之说，滥觞乎洞冥；虞初九百，早以是鸣；降及后世，抑复工已。余向作《遁窟谰言》，见者谬加许可。江西书贾至易名翻版，藉以射利。《淞隐漫录》重刻行世，至再至三。或题曰《后聊斋图说》，售者颇众。前后三书，凡数十卷。使蒲君留仙见之，必欣然把臂入林曰：“子突过我矣。《聊斋》之后，有替人哉！”虽然，余之笔墨，何足及留仙万一？即作病馀呻吟之语、将死游戏之言观可也。

光绪丁亥中元后三日，天南遁叟王韬序于沪北淞隐庐。

淞滨琐话卷一

徐麟士

徐麟士，崇明人，少负奇气。虽生长海滨，而识见广远。且膂力绝人，能挟数百斤物超跃重垣，人以为昆仑奴之流亚也。生平嫉恶如仇。里中无赖有作盗窃者，悉擒治之，不少宽。以是诸无赖衔之刺骨，思有以中之，未得间也。

一日，偶经古冢。土崩，露石匣。掘而启之，中有一剑；少加拂拭，光芒注射。知非凡物，宝之不轻示人。夜梦伟丈夫来曰：“余即冢中人也。子得宝剑，而不知剑术，亦何所用？我请授子。”生再拜，愿受教。梦中尽得其所授。及醒试之，一一不忘。以此益自负。

时长桥下有巨鼃，恒出为人患。县官募有能扑之者，予重赏。里人交谓之曰：“君能之乎？此鼃能激水三千丈，吞吐云雾，腾沓波涛，君恐非其敌也！”生忿然作色曰：“此蠢然一物耳，何足污吾刃？既欲为公等除害，奚惮一行！”即时仗剑入水。须臾，

浪涌若山，潮翻如雪，奔腾澎湃之声震闻数里。经一、二时许，乃渐平息。群见生剑悬鼉首，踏波而出，左手持革带。既近岸，视之，鼉也，盖以革带贯其甲裙故也。群众争曳之登岸，大凡亩许。禽之，饱数百人。江水尽赤。

里有长老曰：“子前身殆周处也。何不致力于学，博通古今，以备他日国家用？”生喜，乃折节读书，不复问户外事。无赖之图报者，其念亦寝。

生戚某军门，方驻关外剿游匪。素悉生勇，驰书招之。生慨然起曰：“大丈夫建功立业，正在斯时。铭钟鼎而书旗常，夫岂异人任哉！”携剑囊书，束装就道。自芝罘达旅顺，以待修船，小憩逆旅。

一夕，饮酒薄醉，隐几假寐。忽有戎装系刀入白者，向生半跪而请曰：“寡君命敬迓君子，乘輿已待于外。”生仓猝间莫辨为谁，随之俱行。既登车，电迈飙驰，其去若驶。旋至岸尽处，遥望浩淼汪洋，极目无际，殆海也。车径由海中行，水分两旁若壁立。顷抵一所，车止。宫殿岩峩，殆如王者居。门外甲士百许人，排班鹄立，状甚敬肃。即有峨冠博带者数人自内出，拱手迎生，揖生入内。历门数重，始睹前殿。殿上悬灯千百盏，光明胜白昼。殿中珠帘翠幕，隐约不可辨。惟香雾四沛，氤氲不散。数人即于帘外禀白。闻言“远客既临，当以礼见”。乐作帘卷，则正中上坐者乃一二十许岁女子；星冠霞帔，玉貌端妍，天人也。两旁侍立者悉艳妆丽姝；玉色珠光，互相辉映。殿上传生入见，生不觉膝为之屈。上坐者命人扶生起，赐坐于侧，谓生曰：“闻君义高千古，勇冠三军，固一世之英豪，当今之俊